

纪念钱钟书、夏鼐先生诞辰百周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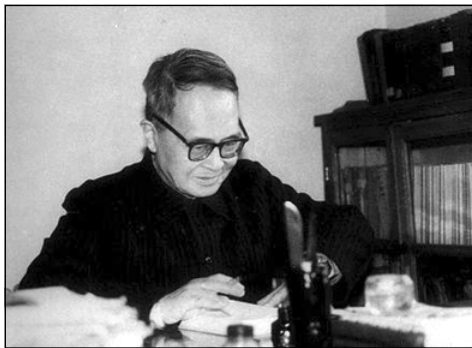
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钱钟书先生与清华精神

○程 钢（教）

回想近20年的中国思想文化界，清华学派（王瑶先生最新采用）的复兴，是一重要事件。王国维、陈寅恪、冯友兰、吴宓、钱钟书等学术大家，构成清华精神最鲜明的代表人物。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这些大家的名字，主要限于学术界。此后，他们的影响远远超出学术界，甚至进入热门连续剧，变得家喻户晓。他们的名字，成为我们时代基本修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可以肯定地说，不知道这几位的大名，没有资格成为有修养的文化人。其实，人们更多了解的，恐怕是他们的故事或佚事。他们的著作，总体上都不通俗，读起来并不轻松。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钱钟书先生的小说。90年代曾经出现过《围城》热，由于《围城》电视连续剧的一再重播，钱钟书先生的大名变得家喻户晓，人所共知。钱钟书先生著作中，我个人最先读到的，既非他的《管锥编》，也非《谈艺录》、《七缀集》，而是小说《围城》与《猫》。

钱钟书先生最吸引我们的地方，似乎是学养与趣味的有机融合。在古今中西文化剧烈冲突的近代中国，让饱读诗书变成一种富有魅力的生活方式，对年轻人产生鲜活的吸引力，殊非易事。在钱钟书先生



钱钟书学长在家中

年轻的时代，饱读传统诗书的老先生并不少，但在当时年轻人的眼中，这些老先生有两点不足：一是缺乏世界眼光，二是略失时代精神。钱钟书先生既有贯通中西的学养，又有批评与反讽的趣味，且能将两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钱先生古典修养深厚，同时兼通多国文字，饱读西方文化名著，他的修养兼具民族性、世界性、时代性。不仅如此，钱钟书先生对读书人的精神生态还具有清醒的批评与反思意识，表现在他的评论与小说中，是随处可见的自嘲与反讽，灵性与趣味。从钱钟书先生身上，我们看到了，看似枯燥的学养是如何与趣味生动地结合为一体的。

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是文化的两种基本风格。从戊戌变法到改革开放之初，

有某种一以贯之的精神，其基调总体上高亢激越，富有理想主义的色彩。这既构成几代人的美好回忆，有过许多感人的故事。不过，仔细回想，这种时代的精神中，有局促紧迫之气，缺乏修养与趣味（古人称之为宽裕温和之象）。90年代以后的大学校园，理想主义色彩淡化，现实主义思潮占优。当然，现实主义时常蜕变为浅薄而恶俗的功利主义。为了抗衡这种功利主义，兴起了追求修养与趣味的新思潮。90年代的钱钟书热，正是这样一种时代精神具体而微的体现。在同一时期，我国大学的文化素质教育也逐步形成潮流。在修养与趣味成为我们时代的重要精神元素的过程中，清华学派成为重要的符号，被无数的人欣赏、赞叹、追随、重新解释。钱钟书先生正是我们时代人文修养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孟子云：“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在由乱到治的过程中，理想主义是必不可少的。但在日常的平治之世，理想主义之外，现实主义也很重要，当然得是健康的现实主义。不同的社会阶段，需要有不同的对治之道。孔子云：“贫而乐，富而好礼。”贫而乐，是理想主义的体现；富而好礼，则是现实主义的精神。中国古代有悠久的历史，反复出现过治与乱的循环。拨乱反正，已经成为中华智慧的永恒主题。在反正之后，如何保持长治久安，是一非常沉重的话题。孔子拈一“礼”字，揭示了儒学关于长治久安的基本智慧。当然，必须补充一句，孔子的“礼”，还需要“仁”与“中庸”对其加以提升。在“仁”与“中庸”的双重限定下，孔子的“礼”与我们这里所说的修养

与趣味在精神上是相通的。

钱钟书先生仿佛是上天专为我们时代订做的木铎。钱钟书先生的前半生里，中华民族饱受内忧外患的欺凌。在抗战的颠沛流离中，民族精神顽强地追求着升华。

《谈艺录·序》云：“《谈艺录》一卷，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苛六义之未亡，……麓藏阁置，以待贞元。”其精神与冯友兰先生的《贞元六书》相近。当然，这种忧患意识是通过自嘲、反讽、批评等笔法曲折而幽深地表现出来的。这种修养与趣味，正是人的灵性的具体表现。钱钟书先生在他的著作与创作中，向我们展示的，正是在艰难困苦之中灵性的光辉。当然，在中华民族奋力争取民族生存的时代，这种幽深曲折的呼唤引不起广泛的重视，其道晦暗而不明。到了钱钟书先生的晚年，中华民族开始全力走向追求经济发展与文明复兴（此即孔子所说的“富而好礼”）的道路，钱钟书先生的心志才获得社会的广泛承认与赞扬，其精神的光彩才展露出来，并成为新的时代精神的楷模。

一所大学的根本底蕴，是其文化精神。就清华而言，这种精神在一代代人文大师身上具有最完美、最鲜活的体现。朱子《论语集注》云：“学之为言效（按效仿）也。人性皆善，而觉有先后，后觉者必效先觉之所为，乃可以明善而复其初也。”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在《大学一解》中也说过：“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又极夸从游对于教育

□ 怀念师友

的重要意义。“游之时义大矣哉！”这里所说的从游，与我们所说的文化育人是相通的。当然，从游不仅是当下师生之间现实的从游关系，还应当包括本校学生与本校的先贤乃至古今中外一切先贤之间的虚拟的精神的从游关系。如果说前者的从游可以通过面对面直接地建立起来，后者就只能通过读书与思考间接地建立起来。但反过来讲，前者是有限的，而后者则是无限的。

我们希望，在我们的校园里，会有更多的同学加入到通过读书与思考与钱钟书这样的学术大师建立精神上文化上的从游关系、从而不断地提升自身的修养与趣味的行列之中，使我们的校园成为飘逸着书香与哲思的精神与文化家园。

程钢，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副主任。本文是程刚为《好读书》创刊号撰稿。

寂静钱钟书

○周劫人（2005级硕新闻）

2008年12月19日，寂寥的寒夜，清华园日晷旁，一片烛光隐隐。人群伫立无语，只有小提琴哀婉的曲调飘散在清冷的夜空。清华大学师生在这里追思10年前去世的老学长——钱钟书先生。同学们冒着严寒自发前来，手捧蜡烛在钱先生相片前围成“心”型图案，并井然有序地在先生相片前鞠躬后献上白菊。（见右图）

偶有路人好奇：“这是在祭奠谁吗？”

有人低声答语：“今天是钱钟书先生辞世10年。”

10年，没有庞大的纪念，没有热闹的宣传，钱先生的10周年忌日就这样在一片寂静中过去。

10年前，钱钟书安详离世，那日，清华的南北主干道上飘起了一千只纸鹤，学生们用这种方式，静静地送别他们的老学长。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致电杨绛先生



表示慰问。杨先生遵钱先生遗嘱“一切从简”，身后事在57个小时内完结。以至于在八宝山的告别仪式只有短短20分钟，也并不来宾满堂。一位生前好友回忆起来